

李涵秋

第一名著

社會小說

廣陵潮

第六集 下冊

上海震亞書局

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十二版

小社
說會

廣陵潮 第六集

全冊

定價大洋八角

著
作
者

江都李涵秋

版權所有者
發行人

上海青島路西福海里二弄一四五號
震亞圖書局編輯所
安徽朱崇芳字挹芬

震亞圖書局編輯所
安徽朱崇芳字挹芬

安徽朱崇芳字挹芳

上海青島路西福海里二弄一五二號

印刷者

震亞圖書局印刷所

上海青島路西福海里二弄一五二號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震亞圖書局總發行所
震亞圖書局分發行所

震亞圖書局分發行所

冊 注 部 務 內

版權所有
必究

經售處

杭州	南京	鎮寧	北京	長沙	揚州
問經堂	南洋圖書局	尙友書莊	自強書局	羣益書社	世界書局

成都 震東書局
成都 介文社
廣東 共和書局
雲南 成記書莊
成都 新學社
舊金山發明公司

埠 各
 局 書 華 中
 埠 各
 局 書 界 世
 埠 各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行 發 約 特
 售 代 有 均

雲成
南都

廣陵潮

六集目錄

第五十一回

學校春深鶯鶯燕燕

佛堂夜永雨雨風風

第五十二回

蠻舅爺無心檻鳳

癡飯女有意離鸞

第五十三回

革命家漢皋小駐

貧民漢學爲奸

第五十四回

補廳署劣弟譎謊言

平山堂羣雄開大會

第五十五回

弄假成真毒人施毒手

將機就計情種寓情癡

第五十六回

江甯府書生脫禍

武昌城民黨成功

第五十七回

黃天霸隻手陷揚州

孟海華一心攻浦口

第五十八回

碧血凝愁孀婦歸旅櫬

紅旗報捷娘子集雄師

第五十九回

大義滅親嬌娃忙北伐

陰謀未已奸侶又南來

第六十回

武昌城倉皇驚礮火

黃歇浦嗚咽聽潮聲

社會小說

廣陵潮六集

（江都李涵秋著）

第五十六回

江甯府書生脫禍
武昌城民黨成功

雲麟這個當兒一步一步挨命的望裏面走入堂屋也辨不清楚那燈光珠彩猛的一旁走近一個侍婢扯着雲麟的手笑道姨太太請少爺在房裏見：這一種聲音直吹入雲麟耳朵裏雲麟模模糊糊之中再仔細向那個侍婢一瞧失聲叫消咬吓你直說出來令人自悟不是……這句話未完只見那侍婢早含笑將雲麟的手緊緊一捏似乎叫他不用說出別的話來的意思嘈雜之中已將雲麟扯入房裏雲麟此時便不像先前的畏懼了跨入房門果然見繡匠上面端然坐了一位十八九齡的佳人寶髻珠花翠裙紅袖見了雲麟也不知是悲是喜兀的立起身子向旁邊一位太太說了一聲倪太太請自方便罷我們姊妹倆想談一句體己話兒……倪紫庭的夫人聽見這句話連忙答應了幾個是

潮

陵

廣

垂着手。曲着腰。的早避入外面。越發湊了一個。趣將四姨太太。跟前帶出來的。幾個丫頭。一古攏兒。邀入後一進裏。吃點心。那四姨太太。果然揮了一揮手。一羣婢女。都如飛的。出去了。身邊只俏伶伶的立着一個。先前扯雲麟進房的侍婢。我編書。編到此處。雖極意的想用一種。騰挪之筆。不肯輕輕將四姨太太。姓名身世。敘述出來。然而那善讀小說的諸君。灰線草蛇。料也有些明白。你道爲甚麼緣故呢。南京駐防護督院印的意海樓。是在書中出現過的。雲麟的判案。便落在他手裏。這個當兒。救雲麟命的。又是意意樓的四姨太太。天下當真有個四姨太太。錯認別人做哥子的道理麼。自取雲麟只因爲深信他那意中人。兒是因月信在身。不謹房事。以致血崩身死。所以再也想不到這一番奇奇怪怪的情事。不然論雲麟也是個極聰明的孩子。他遇着這件事。難道便不會猜測到這個人。轉讓諸君自命先見嗎。嗟乎。生我者父母。救我者美人。鐵索朱衣。分作溝中之瘠片言。幾語。追回獄底之魂。這等情深義重。諸君試望救星自食。

廣

陵

潮

知雲麟在這個當兒自然是感激涕零倒地百拜了。誰知雲麟又有雲麟的見解。有非尋常讀書諸君所能窺測者。待我將他們見面時的情形慢慢敘來。諸君便可知道。且說雲麟那時候。見房內已沒有別人。一眼釘着那個四姨太太。好半晌開不得口。轉是那四姨太太含着滿胞眼淚。說了一聲雲少爺。你苦了。依我的主意。今日本不當再來見你……雲麟更不等他再說下去。一畝身子向一張椅子上坐下。也含着滿臉淚容。哽咽說道。哎呀。救我的原來。又是你。我感激你的地方。自不消說。得只是你這人的心。再沒有比你生硬的。你好好地。去嫁人罷了。我又不曾縛住你。你哄得我幾乎要死。你爲甚叫你那些鄰居裝得活靈活現。你既是哄我是死了。你今日又爲甚麼鮮龍活跳的。還在世上呢。我知道你處處想推掉我。我究竟不知道那一件是討你的厭。一味的遠我好。像避了蛇蝎似的。一見面不怠道謝。轉生此種心思。寫情字入木三分。讀者勿怪雲麟不近情理。紅珠嘆道。在先的事。我有我。

廣

陵

潮

的。用。心。也。不。用。再。提。了。只。是。你。這。一。次。爲。甚。麼。又。同。富。少。爺。他。們。鬧。出。這。一。種。
大。亂。子。我。是。耽。着。十。分。重。擔。子。在。我。們。那。個。大。人。面。前。保。你。不。是。革。命。黨。……
說。到。此。又。笑。了。一。笑。說。我。斗。膽。認。你。做。了。哥。子。你。不。用。生。氣。怪。我。玷。辱。了。你。須。
知。不。是。如。此。做。法。我。們。那。個。大。人。也。不。相。信。你。可。記。得。我。由。南。京。初。到。揚。州。那。
一。天。你。到。我。家。裏。你。知。道。我。們。是。洗。了。手。了。你。望。着。我。說。只。算。你。是。我。的。親。妹。
妹。聽。見。你。們。到。了。揚。州。也。該。來。走。一。躺。我。那。時。候。說。阿。呀。言。重。不。敢。當。我。不。配。
有。你。這。哥。哥。如。今。回。想。起。來。這。種。光。景。便。像。在。面。前。一。般。却。不。料。這。句。話。早。應。
在。今。日。文情爲。今。之。計。你。明。日。便。快。快。的。回。揚。州。去。罷。恐。怕。老。太。太。同。你。的。太。
太。懸。心。倪。官。兒。這。裏。我。早。已。吩。咐。過。他。們。替。你。安。置。妥。貼。你。這。一。來。須。是。好。好。
用。心。讀。書。博。個。上。進。我。在。省。裏。雖。然。不。能。同。你。長。長。親。近。我。聽。着。也。是。喜。歡。的。
雲。麟。又。嘆。道。你。這。一。來。侯。門。似。海。料。想。今。生。再。也。不。能。同。你。聚。首。在。一。處。我。如。

今沒有別的恨處。只恨世界上你也不死，我也不死。若果是兩人中死得一個，何等乾淨。如今你又屢屢的搭救我，你越是如此待我，我越是望你速死。奇語又是至情至性

語你若不死，我越是望我速死。我這顆心此時也說不出甚麼道理。我究竟有句話想問你：我們今生可還常常在一處？雪麟主意只是在此好妹妹，你千萬不要同出。我不能兩個字若是果然不能，我便死在你的面前。或者還是叫你那個大人將我命追了去，倒還使得。我只是總不願意你拋撇了我。雲麟說到此處，方才涕泗橫流，哽咽得一句話也不能出口……紅珠轉撫慰着他，道：你也不用如此煩惱。我如今既然又出來會你，這一來已知道我不曾死。你心裏總應該歡喜。後事茫茫，我們安見得就沒有聚首的日子？雲麟忍着淚，又望小珍子說道：至此方點出婢子之名珍兒，你如今隨着你姑娘在衙門裏要算是享福的了。我重重拜託你：若是你姑娘有時忘記我，你可以替我時時提着他，不要富貴薰心，忘

賈

賈

潮

却我這苦命書生我隔着江魂夢兒總飛繞得到你們身上說着又望紅珠道咳也是我前生緣法結識了你這一位多情多義的人只是我那富玉鸞富大哥他同我也算是患難之交你可能再想個方法救他一救紅珠搖手道你說話須悄悄沒聲兒他是個朝廷欽犯又比不得你我區區一個女流叫我怎生設法說着向小珍子撇了撇嘴叫他站在房門外面防着有人竊聽小珍子會意便躡手躡腳走出房外雲麟見房裏沒有別人又不禁攏近紅珠身旁想同他叙叙舊好紅珠含羞無語正是推拒不得誰知外面帶來的那幾個爺們見天色已是不早便傳進話來催姨太太回去一霎時許多僕婢都紛紛趕進房來伺候都在紅姑娘算中紅珠忙站起身子假向雲麟說了兩句話說哥哥此番回去務必在母親面前替我請請安又命人將倪太太請進來又叮囑了許多話叫他們老爺照應一切我總不忘記你們老爺的情分倪太太笑道四姨太太說那

裏的話。我們狗一般的人。承姨太太賞臉。給我們舅老爺的事。還待姨太太吩咐。我們老爺早已預備妥貼了。但是姨太太今天既然難得到此。務請姨太太在此賞個臉。在這裏吃了晚膳回去。舅老爺仍請到外面去坐。我們老爺在書房裏已安排錢行的筵席了。雲麟此時好生割捨不下。當着人面前滿肚皮的委屈。又說不出口。快快的向紅珠飛了一個眼色。那淚珠兒簌簌不已。紅珠也是淚落如雨。僕婢們知道他們是兄妹情分。也再沒有人猜到他們是別有用途的。去處。雲麟走後。紅珠決意不再耽擱辭別了。倪太太前呼後擁。也就回衙去了。雲麟次日準備動身。倪紫庭果然十分殷勤。雲麟想着富玉鸞同倪紫庭商議。思量要去同他話別。倪紫庭決意不肯。說府大人吩咐過的。關防嚴密。斷不容人去探望。老兄有甚麼吩咐。小弟改一天定然將尊意代達罷。雲麟畢竟是個懦弱書生。自己得了生命已出萬幸。也就不敢再干涉此事。當天便赴揚。

州去了。

寫雲麟直是如此。

這一番死裏逃生回來，秦氏婆媳的歡喜，自不必說。還有那

親戚慰藉紛紛走來探視雲麟，將紅珠搭救的話略略的告訴了人，沒有一個

不誇說紅珠的高義，幾乎不把那些當妓女的都說成是紅珠一流人物，竟有

不肯禁止子弟們去逛窯子、打茶圍的。

矯枉過正，往往如此。

可憐二姑娘同淑儀聽見雲

麟回來疑惑雲麟同玉鸞是一樣的罪名，雲麟既可以開脫回家，諒必玉鸞是

也有這希望，後來聽見雲麟說出原委，知道玉鸞依然不能指望活命，母女二

人不禁又淒慘回家……但是一件當那富玉鸞在嚴村集合許多羽黨聲勢

何等浩大，不料事機不密，輕輕的便被一個林雨生弄得他們大事不成，黨魁

遇禍，難道他們便是甘心遂這般銷聲匿迹不成？但是捉拿富玉鸞及雲麟的

時候，小子只有一枝筆忙著送他們到了南京省城，遂沒有工夫再寫到孟海

華一般人物，誰知孟海華他們一聞得富玉鸞被捉，其時闔城騷動，捉拿羽黨

廣

陵

潮

的聲浪如潮而起。宋興同馬彪兀的結束結束。先奔向仙女廟躲避。孟海華率領饒氏三雄及童老么常老二軍師康華直奔瓜洲渡了江。尋向他們鎮江一個秘密的所在。本是商議着大家劫獄。不料次日運司裏已將富雲二入押解入省。那時候省城兵力雄厚。靠着孟海華手下幾百人也斷不能成事。只得一面仍派饒大雄赴武昌勾結軍隊。一面命軍師康華裝做賣卜的向南京城裏打探消息。隨時報告。還有柳春同明似珠呢。他們知道名字已被林雨生填入亂黨裏面。雖然逃出了城。四顧茫茫。究不知躲向那裏才好。二人商議說。只有上海租界是個安置黨人的地方。任是中國官吏知道。我們所在也不敢來越捕。計議已定。遂悄悄的走了。我替柳春打算到反落得明似珠爲他所有還該謝謝林雨生暗中寄了一封信給似珠的母親。那朱金蘋知道女兒的消息。也就將一顆心放下。只是苦了他們辦的兩個學校。校長一齊溜跑了。學生也就一闕面散。一個熱鬧烘烘的都天。

廣

陵

潮

廟依然古瓦斜陽。仍讓那王道士去侍奉香火。映帶前文一筆不苟何其甫嚴大成。千人聽見這消息。大家議論着說。可又來幾會見辦學校的會。規行矩步。效法聖賢。不過都是些亂黨。藉辦學爲名。陰謀不軌。這一來。也叫朝廷知道。這學校萬不能創立。還是我們這些教讀先生。辛辛苦苦。若能替國家造就些人材。於是鎮日的在外面將柳春學校裏那些學生。竭力張羅。果然桃李盈門。束脩十分豐富。這快樂也就到了絕頂。且緩着快樂閒言少叙。且說那大清國皇帝宣統在位。他本是個冲齡幼主。那些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他一毫也摸不着頭腦。把全國政治一古攏兒交給他本生父攝政王。攝政王俊。柔寡斷。那國是漸漸一日不如一日。却好春間因爲四川鐵路朝廷意欲收歸國有。起了一個小小風潮。這些海外黨人便趁這時機。東也鑽。西也鑽。一鑽總不能做出一件事來。我這廣陵潮說是個稗官體例。也沒有功夫紀叙他們革命歷史。我只好就社

會上的狀態夾叙出他們些事迹好讓讀書諸君知道他們大人物在上面革命我們小百姓在下面受罪才不失我這社會小說的宗旨是極且說這一年八月裏正是天高氣爽的時候禾稼登場鄉裏一班農夫好生得意有兒女的便趕着將兒女嫁娶的事辦一辦真是伯歌季舞寫不出那一番太平景象住居廿四橋的那個黃大漸漸的也老上來了又因爲他的小主人雲麟幾乎被官府裏捉去砍頭他一總不放心日日騎着驢子進城向秦氏家裏探訪消息後來好容易見雲麟遇救回家秦氏便發了一個願心准於今年八月團圓節向各廟裏燒香謝謝神明黃大趕中秋這一天在自己家裏用一條麻布口袋裝了些頂白頂細好乾麵特的將網狗子喚近身邊叫他將這乾麵背去送給主母秦氏好預備做團圓餅應個節景兒網狗子拿着眼睛將那包乾麵瞧得一瞧跳起身子向黃大呌喝道攔在那裏罷誰也沒有這閒工夫幹這些閒事

廣

陵

潮

黃大陪着笑臉。又夾告他道：「好兒子，你只當替你老子出點力。你老子假使這兩條狗腿跑得動，也再不敢勞動你。」（觀網狗子舉動，全然是個網狗子，想了一想，說也罷，我本意也想進城走一躺，我到有一句話交代你。）大前天不是靜慧寺裏駐紮的大營，那個齊老總在我們家裏吃飯的，你須是認識他。他本約在今天來會我，萬一他果然來了，你就說我已先到。裘大娘家等候着他，叫他一逕去會我。要緊一筆。（預伏）黃大道：「這個我自理會得。你送過這乾麵，還須得早早回來。網狗子也不知可曾聽見他父親的說話，不曾肩背上背了乾麵包兒，早一口氣跑了。這且不表。且說伍淑儀小姐自從與玉鸞結婚以後，只是那玉鸞終日忙忙的，也不曾鎮日在家裏。一日半日不多幾天，又平空的攢下一天禍事。玉鸞又被官府裏當作革命黨捉去了。你想那淑儀小姐，不會經過這種危難，早嚇得魂不附體。後來派人向省城裏打聽，已知道玉鸞已定成死罪。這性命也不過。」

廣

陵

潮

日暮就要了。結母女二人只哭得死去活來。三姑娘又怕淑儀尋了短見。日夜的防範着。淒涼弔影寂寞。銷魂好好一份人家。也就鬧得烟消火滅。雖曾接連打過幾番電報到湖北。給伍晉芳及至接到晉芳回信。也沒有甚麼方法。可以救出他。這夢堦後來聽見家人稟報說雲少爺已經遇救。回到揚州。三姑娘喜出望外。便趕忙同了淑儀到秦氏處探聽消息。略略聽見是紅珠搭救。便惻惻回家。前文已經表過。但是淑儀還沒有死心。第二天又打發人到雲府上再請雲少爺到這裏一走。雲麟本意要來告訴三姑娘母女。這番情節便隨着家人忽忽進入內室。早見淑儀淡裝素服。含着滿眶眼淚。出來相見。雲麟當時便將紅珠怎生設法救他的緣故。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三姑娘母女早又呆了。原來雲麟不死。另有一番曲折。並不是制臺有心開脫。這玉鸞罪名依然沒有生機。可望三姑娘轉將紅珠這一番俠義着實贊嘆了一會。雲麟偷眼瞧見淑儀這

廣

陵

潮

一種可憐嬌態也不禁替他扼腕。只是多情然而只是也。想不出要拿甚麼話來安慰他。轉低頭默默不語。這時候淑儀忽然立起身子向他母親含淚說道。女兒適才聽見雲家哥哥說的這番話。料想那個紅珠姑娘斷不是尋常女子。音知者芳心自同。況且玉鸞所犯的罪並不是爲非作歹。總算爲國家起見。保不定他也能有心相救。只不過玉鸞同他是陌路的人。他一個弱女伶仃也犯不着再擔這血海的干係。又去救他女兒。此番已打定主意。暫時別了母親。要親自向省城裏一走。便由這管獄的倪官兒去覓紅珠姑娘。門路若是託天微倖一般的。也像雲家哥哥安然回里。自是女兒終身幸福。即使做不到這步田地。女兒也須入獄。會一會他博個生離死別。務請母親允許孩兒這話。淑儀說到此處。不禁放聲慟哭起來。三姑娘也哭道。姑娘你既是決定如此辦法。做母親的也是不能攔阻。你只是你這番前去叫做娘的如何放心得下。罷罷。我們母女兩個。